



□ 初守亮

穿越平原的小径

鲁北平原广袤而辽阔,平原深处的小径,纵横阡陌,曲折蜿蜒,深沉肃穆。沿着小径一路走来,环环绕绕,迷迷惑惑,小径印满乡农们祖辈叠加的足印。地头渠尾弯曲的羊肠,兼葭葳蕤的湖渠沟洫裸露的畦埂,小径如一根绵长的丝线,以各种姿态交结于平原的脊背,匍匐、穿梭,任意东西。静默的小径,无人惊扰,只有时间如水,岁月沧桑。偶尔鸟雀轻啼,风儿缠绵,大地会发出轻声的颤音,吸引你不断向前。黄昏来临,母亲亲切的呼唤自巷口传来,空旷辽远的音律,如层层涟漪,在摇曳涌荡的高粱穗上震荡,徐徐传入顽童孩童的耳畔。母亲的声音让人愉悦,氤氲着家的温暖,于是,一种幸福感涌遍全身。

小径是大地的经络,如母亲的血液在汨汨流淌,带着她的体温,布满大地每一寸肌肤,贯穿着城市与乡村,田野与湖泊。小径是人走出来的,有小径的地方就有人迹,有劳动生息。行走家乡小径,如同感觉到蓬勃有力的心跳,嗅闻到津津汗湿的气息,倾听到泥土深沉的呼吸。

记忆中的故乡是一色的土灰,泥泞凹凸的街巷间,胡乱地横着一些低矮的土屋,破败的几近萧索。偶有残迹斑斑的老房基,亦是黄土青砖,残存着岁月的沧桑,那是泥土的本真。家乡的人们斗大的字不识一升,但他们知道,能够让祖辈生存下来的一切,都源于土地,包括草木生灵、土屋牲畜和少得可怜的五谷。每当从城里回到家乡湖滨,丢下简易的行囊,见过母亲,没聊上几句,就得到湖畔转转,呼吸一下家乡清新的空气。母亲知道我这个习惯,也了解我的秉性。脚下的土地,仿佛牵动着我的记忆,只要踏上那块土地,就像见到母亲一样亲切、踏实。这是一个农民对土地的敬仰。

漫步湖堤,难免相遇一些生活在此的乡人,他们纯厚朴实,一辈子趴在洼里,与自然相伴,与水土庄稼相守,毫无所求。我心中蓦然对乡人油然而生一种敬意,对故土深深的热爱与依恋。因而我时常想:假设能在湖中幽静的小径旁,搭两间湖泥草屋,一架茂盛的丝瓜门前垂下,听着鸟鸣,吹着湖风,撵着那架旧式的老牛车,做一个悠闲的“扒洼人”,或许是一件惬意的事。

□ 鲍冬青

我知道自己内心深处对泥土的痴恋,觉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依然根植于土壤。记得儿时湖畔小径玩耍,不小心被芦苇划破手指,母亲总是抓一撮泥土按在流血的地方,絮叨着:土药土药,按上就好。母亲的话音刚落,颓靡的情绪立刻活跃起来。

农村的冬日是清闲的。每到周六周日,父亲总是带我和哥哥去责任田里平地,高的地方用柳筐抬到洼的地方,开阔地边沟头,把畦埂整高筑窄,以待明年播种灌溉。少年柔弱的肩头,被生活的担子揉起了水泡,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劳动的艰辛。懵懂少年的心里,对土地的情义,萌生了一种神奇的敬畏。母亲看到我肩头的水泡,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亲昵着我的脸说:“你们要好好念书,争取做一个有文化的城里人。”母亲话里,似乎对脚下这片生息不息的泥土,浸透着无尽的苦涩与隐痛,懂得土坷垃里刨食的代价和对土地的依赖。温暖的目光里,充满着对儿女们的几多疼爱与期许。

踏上湖堤小径,寄宿异乡的人,就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心情激荡,脚步轻快,似乎每一根神经都被激活,我兴奋不已,不由自主地张开双臂,大声呼唤,哎——我来了——我来了。想起小时候,放学后去地里打猪草,累了,找个绿草茵茵处,仰面躺倒,尽情呼喊,哎——哎——哎——我来了,然后闭上眼睛静静倾听,倾听隐约传来的回音,在苇梢间荡漾,在草叶里穿梭,划过激湍的湖面,顺着花草乱坠的小径隐约传来。那是大地的倾诉,是一个酝酿已久的梦,一个呓语呢喃的梦。

鲁北平原,地沃水广,万顷麦田在水的滋润下变得丰润而秀美。雨水过后,是家乡农田播种返青的季节。我曾装模作样地扛着铁锹跟在父亲身后,学着浇灌那些干渴难耐的麦苗及青菜,沉寂一冬的麦田,兴奋得如同刚刚醒转的孩童,左顾右盼,交头接耳,顺着沟壑蜿蜒的小径畦埂奔跑,在广阔的田野上涂抹、染织、传播,把大平原绿化美化,把条条松软、自然坦荡的小径踩得踏实、坚硬,一如父亲的肩头。

于是,牛马车、地排车沿着小径“吱扭吱扭”缓缓而来,顺着深淡重叠的车印,平行着驶向前方。车上装载着耨耨、肥料和种子,种子合着汗水播进肥沃的泥土。而那些

饥渴的麦子,喝着黄河水,吃着农家肥,如同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大餐,精神抖擞,在阳光下舒展着筋骨。你追我赶的拔节声,吱吱的抽青声,农人们充满希冀的笑声,在春光中低回,荡漾。

我常想,小径是农村与城市间经济发展的桥梁,是农人依赖的信息通道,更是农人们的精神支撑。上世纪八十年代分到田户,为方便麦收秋种,大片田地里,要修筑几条相互贯穿的新小径。这些小径不同于之前弯曲凹凸、斜南吊北的天然小径,它们要经过村委会商议规划后,仔细丈量,专人放线拽耨,保证每一段小径条直、标准、一致,并且与每家每户的责任田相互连接。两边挖渠筑路,垫上一层土,然后人畜踩踏结实。新修的小径如同版图上勾画的一般整齐,平整通顺。那时,父亲任生产队长,他总是以身作则,用心地在松软的土壤上来回踩踏,心里的盘算不由地念叨出来:有了这路,麦秋再不用远远地赤着脚肩担背扛了,一家人的田地在一起也相互有个帮衬和照应。路边,开春栽些小树苗,既护了土坡,累了又能燥热乘凉。大片玉米地里转悠久了,迷了路,小径上的树就是你的方向标。

记得我家的责任田,就在门前小径的旁边。父亲爱种菜,常在地头沟边种一些扁豆、丝瓜、向日葵。等硕果累累,母亲总是捻着熟透的摘下,让我送给东家西家。父亲驾鹤西去的那天上午,还亲手种下一架扁豆。记得那年秋天,那架扁豆花繁叶茂,一串串低垂鼓胀的脸……或许,这是父亲与土地的一种默契,一份情感,酝酿于岁月的枝头,沉默成永恒的心愁与回忆。

小径绿了,有了活力,有了四季,有了心跳与呼吸。我以为春暖、夏燥、秋实、冬寂,家乡小径多以水滋养,五谷哺育,得以旺盛的生命力。在家乡湖区生活了二十多年离开,小径就像我的脉络,流淌着嫡系的血液,小径的每一处都有我年轻的足印。惊蛰到来,隆隆的雷声响起,泥土中蛰伏的生灵,伸着慵懒的腰肢走出洞穴,享受温暖久违的阳光。人闲务生事,耕种满田畴。农人们也开始推上小推车,装上农具或水车,耕种或浇灌。小径上,田野里便热闹起来。夏季一到,烈日下的小径却显得有些寂寥。野花慵懒地开着,似睡似醒地做着美梦,梦吃

闻着年味儿写春联

裁纸边对二伯和我母亲说:“你俩老人家走吧,你们在场我羞得慌,字写不好。”二伯说:“不知写得行不行,还怕看,正好我去擦灯笼了。”母亲也笑着走进西里间屋忙着蒸年糕。小五哥在墨汁中破好笔,看着写出一副“江山千古秀 祖国万年春”,试着写还行。其实五哥和我父亲一起写春联时,他就写过,父亲还夸奖他写得不错。他的字挺板正,就是有些拘谨,可能与他内向的性格有关,不像后来的我,字写得快,不耐看。

我执笔写春联,是在农村土坯房向砖瓦房过渡的年代,我家已另在新宅基上建起新房。当时我担任大队会计,工作中有不少用毛笔写字的机会,算是摸过毛笔的人。我的字,没临过帖,没受过训,就是不按规矩地信手写,但每到春节,村里不少人总习惯找我写春联。人家找咱,是看得起咱,万不能推脱。刚过腊月二十,一卷卷的大红纸就送到我家,我收到纸必须夹上纸条注明姓名,谁家多少屋几个门我是有数的。我也知道有几户人家比较讲究,有特殊要求,“天地堂”上一个特大“福”字不能少,进出大门迎面墙上要贴“进门见喜”和“出门见喜”长条,牲口栏门要贴“六畜兴旺”,室内衣箱贴“衣服满箱”,水缸贴“福水长流”,甚至大车农具上都要贴小对联,好处是这样的户都会有人订在现场,一是勤快地帮着做服务,二是随时提出自己所需内容的规格要求。我一般是集中一两天,先把村里烈军属和鳏寡孤独户用的春联写好,青年团

员们要敲锣打鼓给这些户,打扫卫生,贴春联,搞慰问服务活动,必须早准备。再就是把提前送来红纸人家的春联写好,然后我就把笔墨摆在方桌上帮着家里忙年,谁来就随时给谁写。人们在我家进进出出,来拿着红纸,走提着春联,都面带微笑,说着吉祥话,还真是一道充满年味的热闹风景。人们准备过年的过程,就是调整心态酝酿年味的过程。人们在越来越浓的年味儿里,享受着一年中最后这段愉悦而忙碌的时光。大年三十贴上春联,挂上红灯笼,过年的筹备才算最后完成。记得村里王怀光老人生病住院,一家人都在医院轮流陪护,我为他家写好春联贴在大门上。大年三十一晚上,王怀光老人被接回家过年,当他被孩子们搀扶下车看到大门上“遍地祥光临门 满天喜气入华堂”的春联和门板上的大红“福”字时,突然挣脱孩子们的手,身子贴在大门的“福”字上,喊着:“我有福啊,我的病好了。”在场的人都笑了。多年前的祥和场面,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热乎乎地泛着甜蜜。

市面上出现印制的春联后,乡亲们找我写春联的逐年减少直到消失。前些天我路过一位刚修起新院子的老大哥门口,他正在擦拭新修门楼上的浮土,揣摩挂红灯笼的位置,没想到他又提出让我写春联。我说:“老大哥,盖得起新房,还买不起春联吗?集上啥样的没有啊。”老大哥说:“买的春联再好看,我总感觉是‘空

□ 万春

老少同乐庆新春

龙年新春前夕,黄河社区服务站二楼大厅里又热闹起来了。那天是腊月二十,那里聚集了一群人,有鬓发斑白的老人,也有十来岁的儿童,还有年轻的青年男女,大家聚集在那里,要见证一个美好的时刻——写春联、学剪纸,给社区居民送福字、庆新春。

一进入腊月,社区就安排职工到市里的文宝斋书画店,早早买齐了写春联用的带龙凤纹的专用红纸,门条长幅有五字和七字格的,大红方格不但带着龙凤图案,还配有福字金边,还购置了多瓶一得阁墨汁,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在社区居住的市老干部书协的副秘书长刘先生受社区委托担任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刘先生运筹帷幄,精心组建了书写班子,早早地安排了书写任务。他先把一部分春联格式红纸提前发给书法家们,让他们在家中尽早下手先行书写一部分,等到集体书写时以减轻压力。于是,我也领受了任务,成了书写小组的成员,并领取了三十副对联的书写任务。完成任务之后,我就开始选择书体,斟选春联词句。根据过去书写春

联的经验,居民还是比较喜欢楷书、行书和隶书春联的。我选择了王羲之、米芾和颜真卿的书体作为参考字体,从网上下载了不少吟颂龙年的春联集成作为参阅,也自撰了几副讴歌新时代、赞美滨州发展成就的春联,以书写表达内心对祖国和家乡的祝福。利用几个下午时间,我在家完成了所分配的书写任务。

腊月二十,是几位书法家集中书写春联的日子。大家自带大小号毛笔,精神饱满地来到了社区服务站。大家就如同接受检阅一样,准备拿出自己的最好状态和最高书写本领来,为居民奉献一份精神文化食粮。大红的纸张映照在书法家的脸上,浓浓的墨香飘满了整个大厅,大家在兴奋中显得更为激动,书写的激情瞬间爆发出来。“龙腾云海国昌盛 春满人间国泰安”“灯笼高悬喜盈门 龙腾虎跃贺新春”“刚唱龙年歌一曲 又饮龙年酒三杯”……一行行饱含感恩新时代、迎接新一年的文字跳跃在大红纸上。而我家住在黄河小区,切身感受到小区里一年的巨大变化,也感受到社区对居

民的深情厚意,我自撰的春联表达了对社区党组织的谢意和期望:“黄河大妈口碑好 家装电梯百姓夸”“居民齐心助稳定 社区党建保平安”“家园岁岁处处好 社区龙年日新”。

小朋友们们在爷爷们的鼓励下,也拿起毛笔书写了毛泽东同志的词句:“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还书写了歌颂新时代的春联:“讴歌新时代 高唱幸福曲”。虽然孩子们的字体还显得稚嫩,但精气神十足,墨色艳丽,活泼洒脱,很具有代表性。在一位幼儿园退休老师的指导下,一群放假在家的小学生围着女老师学剪纸。不一会儿,一件件由“龙凤”“双喜”“福字”组成的剪纸作品就展现在大家面前,在场的不少家长脸上露出了喜悦之情。几位大妈央求着孩子们要收藏,想要回家贴在门窗上。一个小朋友对一位大妈说:“奶奶好,这个给您吧,我再剪了送给我姥姥,让她也快乐过春节!”大妈挑指称赞,直夸小朋友们懂事。

我与几位书友在大家的围观中,各展神通,用不同的书体撰写着春联,表达着对

里咧着嘴笑着。庄稼成熟的秋季,小径又忙碌起来,人踩车撵,小径瘦了,那是叫庄稼挤得,它能经得住考验,身板也更结实了。收获过后,亮带子般的小径,没有尽头的由脚下伸向远方。风雪的晨昏,小径坚硬了,在旷野上突兀着,一如大地的筋骨。

小径会老,却依然年轻。那蜿蜒曲折风雨沧桑的羊肠小径,曾经年复一年,演绎着、重复着丰收喜悦场景的小径,渐渐在岁月的车轮里老去。细看土地深处,一条条笔直平坦的小径,纵横交织,跌宕不羁,正如平原上世世代代生活的农人,瓜瓞绵绵,生生不息。当我再次回到家乡,于田野中踽踽独行走,不再是泥泞不堪车辙深陷了,而是清一色的小柏油路;当年栽下的小树苗,已经遮一方绿荫,顺着路的方向,向前,绵延着向平原深处。

如今,父亲已不在,母亲依然说:去吧,到坡里转转,生活好了,就连田野也大变样了。可这次我不再和之前一样,搭不上几句话就急着往地里走。因为父亲去了,孤独的日子,只有母亲自己在坚守,从母亲的话语中知道,她是在照顾儿子多年来一成不变的习惯,其实她多么想和自己的儿子说说话啊。母亲的老态与慈爱常常会把我的鼻子拧酸,眼睛捂热。

是啊!今非昔比,小径也踏着新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就在这广阔的鲁北大平原上,休闲农业、生态农业等高效农业示范园鳞次栉比,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智能温室、钢架大棚、观光农业景区,以及凭借天然资源,多样化、大众化等绿色旅游产业,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之中。沿环湖路边走边看,眼下湖水清冽,湖色空蒙,萦绕着一方方豪放深情的芦苇,鹅鸭嬉水,舟楫穿行……当我在家乡在鲁北大地上看到这一切,心头猛然一喜,崛起的家乡,吸引着离家多年的游子,更招来了巨商与投资者,心中的喜悦难掩对家乡巨变的惊叹与自豪。归来吧,漂泊的游子,家乡哺育了我们。

是啊,自家小径走出,羁旅异乡,我们什么时候设想过平原的今天,家乡的明天,我们心中有愧啊!面对今天的景象,我们歉疚,我们欢呼,我们一荣俱荣,让我们虔诚地向泥土致敬吧。

顺着小径,不知能否走进人心深处,告诉他们,小径期待他们归来。

穿过季节的阡陌

□ 马如滨

记忆抚摸过往,黄昏染透秋池老槐袒露枯萎的筋骨和脊梁携着风雨,把少年熬成了暮年一座石拱桥,驮着日月星辰把浆声和鸥鸟的影子深深地砌进石缝与桥墩中任流水一次次唤醒

父亲的额头布满沟壑与沧桑像一块黄土地,穿过季节的阡陌收割着自己的秋风和冬雪蓦然回首,落叶铺满脚下的行程我的内心泛起波澜已无法承载一双目光的厚重任泪水打湿渐行渐远的背影

枯荷写生

(外四首)

□ 祁林虎

线条生硬的,竖直向上的矮于折断的潜入水里,挺立着横斜在水面上超越世间所有轻微的事物雨水挽起秋风,无关痛痒的乱而无章的荷茎适宜用钢笔拉出僵硬的线条再用大量的水稀释一些溺于平静湖水里的叶被遗忘于淤泥底部的乌黑的,啾啾的那些折断的需要直立的线条终将存于湖底。雨水显示出此刻的平静,而喧闹属于远处向上的弯折的事物

八月之诗

干燥的豆茎在灶里燃烧的噼啪响。风箱沉重的喘息像老祖母的肺叶挤满了火焰那时豆子刚收割完,天色将晚我们把最后的炎热也装进袋子里生火,做饭,母亲黝黑的脸被火光一闪一闪就像一块烧红的黑铁色夜晚的凉意充斥着赤裸的皮肤厨房昏黄暗淡的灯光里母亲扎紧头巾,饭要熟了她喊着父亲端饭,让我支起桌子她眼睛上的汗水滴到地板上她解下头巾,就像暂时卸下一生的疲惫和辛劳

稼穡之歌

月牙安静,河流安静树林安静,田野安静我们安心坐在大地突起的部分吃炒韭菜,喝啤酒,饮水麦子收割完就播种玉米,浇水一直到天黑,机器隆隆地响我们的雨靴踩在田野里沾满了泥水和碎麦粒

刈麦谣

铁锹靠在墙上,导致一块高高鼓起的墙皮脱落祖母拿着破烂的手巾擦汗吊在屋顶上的风扇呼呼地响,就像院子里的苍蝇我们的汗水流进眼角和嘴里麦子割完了,堆在路边散发着逼人的热气祖父脱下汗衫在天井最后的阴凉里搓着胸膛上干瘦的泥巴大家都不说话想要帮忙的邻居一只脚刚踏进我家大门,一切热闹起来

寒食帖

从树林里捡来的树枝刚要晒干雨水就来了,用潮湿的树枝生火烟雾不停地冒出来我们站在无花果树下,一半避着火一半避着雨水。火堆没有被浇灭无花果树枝的水珠滑进衣领凉意让我们惊跳起来后来我们搬来长凳,锯木头讨论节气和庄稼。稀疏的鸟声里植物正大片大片地绿

新春的期许和对龙年的祝福。社区的年轻同志,每人负责一位书法家,我们写一副,他们接走一副,几个小时下来,整个大厅里已经摆满了一地春联和“福”字。得知社区里书法家在写春联,附近小区的居民陆续来到服务站,等着联一副对联,请一个“福”字回家。有些对联墨迹未干就被居民看好了,他们一直守在旁边,等待着墨迹干后再带回家去。

春联摆满了屋子,春意充满了房间。社区的同志们将春联、剪纸整理、摆放好,挨家挨户送入老干部、老党员、退役军人和困难居民家中,把社区党组织的关怀和新春的祝福送到居民心里。

完成了这次书写春联的任务,我心情格外舒畅,虽然站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感觉多累。作为小区的一员,作为一名关心下一代志愿者,能够为社区居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服务,也感到特别愉快。当我们书写的一副副春联和孩子们一件件剪纸贴到居民的门窗上,居民们看了那么高兴,大家平安幸福过大年,不正是我们每个人所期盼的吗?